

黃丕烈醫籍題跋初探

劉 悅

內容提要：本文擷取中華書局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·黃丕烈書目題跋》所收醫籍題跋 30 餘篇，分析黃丕烈所藏重要醫籍概況，探討其藏書理念與版本鑒定思想，以及為中醫古籍傳承及版本揭示所作的貢獻。

關鍵詞：黃丕烈 中醫 古籍 題跋

黃丕烈（1763—1825）字紹武一字承之，號蕘圃，別署蕘夫、復翁、佞宋主人、抱守主人、秋清逸士等，江蘇吳縣（今蘇州）人。清乾嘉時期著名藏書家、版本目錄學家。共收藏宋版書二百多部，另有元明刻本、舊抄本上千種。黃氏善題跋，“初得一書，即加題跋，隔日出觀，又為續之。嘗有一本而續至四五首者”^①。雖長於版本考訂，但專著無多，各書題跋為其學術思想之寄託。

黃氏所撰題跋，有 800 多篇為後人搜集。1993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·黃丕烈書目題跋》^②收錄後人整理黃丕烈題跋之書五種（繆荃孫、章鈺編《蕘圃藏書題識》十卷附《補遺》《蕘圃刻書題識》一卷附《補遺》，王大隆輯《蕘圃藏書題識續錄》四卷《雜著》一卷、《蕘圃藏書題識再續錄》三卷，李文綺輯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補錄》），又收入黃氏自編《百宋一廬書錄》《百宋一廬賦注》，且均為古籍影印本，為研究黃跋提供了較完整、準確的資料。筆者就其中所見 30 餘篇醫籍題跋，揭示黃氏所藏重要醫籍概況，分析其藏書理念、版本鑒定思想，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。

一、黃丕烈藏重要醫籍概況

黃丕烈在《百宋一廬賦注》中將藏書分為五類，云“予思撰所藏書錄，專論各本，以宋槧一、元槧二、毛鈔三、舊鈔四、雜舊刻五分列”。黃氏題跋所涉醫籍版本，除毛抄外，各類均有，計宋本 12 部，金本 1 部，元本 6 部，明本 1 部，舊抄 4 部，分述如下（“[]”中標示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·黃丕烈書目題跋》中頁碼^③）。為保留書中原貌，書名未改為現在通用書名。

宋本

孫真人千金方三十卷

宋刊配元明本

[75、424]

普濟本事方

存卷一至六

[77、274]

史載之方二卷

[78]

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八卷

[79、425]

醫說十卷		[79、302]
傷寒要旨二卷		[80、424]
傷寒總病論六卷 ^④		[267]
洪氏集驗方五卷		[268、302]
外臺秘要四十卷	存目錄、卷二十二	[424]
十便良方四十卷	存卷十一至十七、二十一至二十三	[424]
重校正活人書	存卷十至十三	[425]
儒門事親	存二十一葉	[425]
金本		
太醫張子和先生儒門事親三卷直言治病		
百法二卷十形三療三卷撮要圖一卷附扁		
華訣病機論三卷六門方一卷世傳神效名		
方一卷治法雜論一卷		[81]
元本		
廣成先生玉函經一卷 ^⑤		[77、301]
新編張仲景注解傷寒百證歌五卷		[78]
新編張仲景注解傷寒發微論二卷		[78]
傷寒明理論三卷方一卷		[80]
新刊河間劉守真傷寒直格三卷後集一卷		
續集一卷張子和心鏡一卷		[81]
活幼新書三卷 ^⑥		[82]
明本		
陶華傷寒六書六卷		[82]
舊抄本		
千金備急要方三十卷		[75、424]
玄珠密語十七卷		[76]
傷寒明理論		[80]
仁齋直指方論十三卷		[303]

二、藏書特點

從黃丕烈所收醫籍概況及所撰醫籍題跋，可見他藏書的兩大特點：“佞宋”和“重收異本”。

明末清初，存世漸少的宋版書以其特殊的版本價值和藝術價值為藏書家所珍視，并形成書史上的佞宋之風。黃丕烈自號“佞宋主人”，收得宋刻幾200種^⑦，購藏的宋本醫籍至少有17部。前已述及，他所作題跋的宋版醫書有12部。另據1812年他所編撰的《求古居宋本書目》^⑧記載，他還收藏以下5部宋本醫籍：《劉涓子鬼遺方》二冊、《幼幼新書》七冊（七卷，內抄一卷）、《幼幼新書》殘本一冊、《小兒方》殘本三冊、《傷寒活人書》九冊（十八卷，缺第一卷）。

他為求宋本，不惜重金。如《史載之方》跋文載：

余喜讀未見書。若此書各家目錄所未收，惟《宋史新編》有云《史戰之方》二卷，“戰”者以“載”字形近而訛，無可疑者。余重其書之秘，出白金三十兩易得。重加裝潢，遇上方切去原紙處，悉以宋紙補之。尾葉原填闕字，亦以宋紙易去，命工仍錄其文……上、下卷通計一百單七翻，合裝潢費核之，幾幾乎白金三星一葉矣。

因購買與重裝此書耗費重金，他不禁自嘆：

余之惜書而不惜錢，其真佞宋耶。誠不失為書魔云爾。[79]

又他購買《普濟本事方》，正值天災人事，身心困苦，而好書之事，從未改變。其跋文載：

仲冬以來，為亡兒營葬，為長女遣嫁，兼之度歲辦糧，所入不償所出。自朝至夕，雖身逸而心勞，幾幾乎坐臥不寧矣。然可以解憂者惟書……百忙之中，出見銀一斤置此殘帙。旁人見之，得勿笑其癡耶，歎耶。余曰此養生藥，思之幾廢飲食。余又不知蠹魚之性，何以固結若是。[77]

“異書忽來”，“若癡若呆”，是他獲得珍異之書後的真實寫照。他每得一奇書，往往繪圖徵詩。^⑨如“跋新得《普濟本事方》後，尚有餘意，詩以盡之”。又洞庭鈕非石、楓橋袁綬階來訪，他以所收宋刊殘本《孫真人千金方》出示，相約以詩紀事，並作五律四首。其一云“千金偏易得，宋刻儼然存。備急誠為要，重刊未足論。混淆今世本，補綴舊時痕。晁志真堪據，題應陋振孫。”詩中申述該書版本價值，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。

他不僅重視宋本珍貴的文物價值，也十分重視它獨特的校勘價值。這在《普濟本事方》跋文中有所論述：

俾宋刻勿致失墜，此區區之苦心，雖無錢而必勉強致之者，職是故耳。至於宋刻之可寶，序及治藥制度總例，時刻所無。其餘卷中錯誤，不可枚舉。莫謂方書雜伎無足輕重，儻藥品缺少，分兩差池，致病罔效，猶諸經典缺誤處，足以妨事，所係豈□淺鮮哉？[77]

宋本刊刻早，多保存古人著作原貌，文字錯訛少。他在購藏宋本《醫說》後，亦感慨“余校本多訛，而香巖承之”、“而益信書之不可不藏宋本也”。

他所收宋本以外的佳刻舊抄，也是價值非淺。如《仁齋直指方論》抄本為二十六卷明刻本之祖本。又，金本《儒門事親》刊刻並不精緻，裝潢亦破損，旁觀者嗤。而他卻以此書“為金人著述，版刻亦出金源，且向稱是書，總名之曰《儒門事親》十五卷，唯此各標目錄”，故收之，可謂獨具慧眼。

另外，他不諱重本，所收醫籍中有數種為同書異本。所收異本，多有校勘、配補作用。如他得金本《儒門事親》後，“取嘉靖刊本對勘，知尚有《扁鵲華佗察聲色定死生訣要》《病機》兩門，此偶失之”。此時憶及舊藏此書宋刻殘葉內有此二種，且版刻行款多同初刊金本，可補其所缺，故“丙子中重裝附於金刻原書之後”，並感嘆“存

其重複可耳。”又如元本《傷寒直格》，他因家有藏本可補此書最後所失而收之。後又發現原藏本卷中缺二葉，可据此補全，故“益信重本之不可不置也”。

三、鑒別之精

黃丕烈一生共收得宋刻 200 餘部，除因他佞宋嗜書、苦心求訪外，與他精於版本鑒定亦不無關係。一些宋刻醫籍經他發現，重現光輝，繼而為後人重視。

南宋坊刻本《新雕孫真人千金方》曾被目為元版。嘉慶四年（1799），黃丕烈從書友邵仲琳處得知其兄書肆西山堂藏此殘本，所缺卷六至十、十六至十九配以明版，仍缺卷二十。而經他目驗，卷一至五、十一至十五、二十一至三十實為宋刻宋印，而非元版，故感歎“古書難識於今，亦信”。他收得此書後，將原來配補之明版撤出，改配元版，並以明翻元版補足卷二十，使該書得成完帙。

唐孫思邈所撰《備急千金要方》，集唐代以前診治經驗之大成，對後世影響極大。但北宋時，該書經校正醫書局林億等校改^⑩，後世版本又多從其翻刻，未校之本反隱於世。黃丕烈藏本即為未經宋人校改之本，接近古書原貌，彌足珍貴。

又如清代已成孤本的宋刻《傷寒要旨藥方》，或被目為明版。黃氏跋云：

此書偶從書友得之，初不過重其為宋刻，而未知其為何人所著。因見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有“《傷寒要旨》二卷，李樸撰，列方於前，而類證於後，皆不外仲景”，知此是李樸所著也。外間無別本刊行，故人多不識。似此精妙宋刻，人皆目為明板，唯余則確然信之，以白金三兩餘購得。卷中明明有“乾道辛卯歲，刻於姑孰郡齋”字樣，後人以“南宋孝宗朝乾道七年鐫板”釋之，可云有識。不知何人妄說，以為“即非宋板，亦是明朝初年書”，作疑信參半語，可云無識。[80]

他在《百宋一廬書錄》中又提及此書：

楮墨瑩潔，字畫瘦削，宋刻之不易辨者。惟白隄錢聽默定為宋刻，可稱老眼無花云。[425]

黃丕烈在跋文中記載了一些版本鑒別方法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：

1. 參照前人書目著錄

黃丕烈常將前人書目記載作為書名、作者及版本考訂的參照。其題跋引用的目錄書主要有：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馬端臨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、明《文淵閣書目》、毛扆《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》、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、季振宜《季滄葦藏書目》等。^⑪醫書題跋中，尤以《郡齋讀書志》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和《讀書敏求記》引用最多。其例甚多，茲不贅述。

2. 依據書中刊刻記載

黃丕烈在《百宋一廬賦注》中記載了所收部分醫籍的行款及書中刊刻時間、地點的記錄，如：

李樸《傷寒要旨》二卷，每半葉九行，每行十六字，末葉有二行云：右《傷

寒要旨》一卷《藥方》一卷，乾道辛卯歲刻於姑孰郡齋。

朱端章《衛生家寶產科備要》八卷，每半葉九行，每行十五字，末卷有三行云：長樂朱端章以所藏諸家產科經驗方編成八卷，刻版南康郡齋，淳熙甲辰歲十二月初十日。

殘本《十便良方》，每半葉十三行，每行廿二字……其序乃鈔補，稱“附益紹熙孫稽仲所集《大衍方》，果得其便凡十焉”。末署“慶元乙卯十月二十四日汾陽博濟堂書”，作者姓名未詳。^⑫

3. 避諱字

宋代刻書避諱甚嚴，諱字多缺筆或改字。黃丕烈利用這一特點鑒別宋版書。這在題跋中多處可見，如：

《史載之方》：“真北宋精槧，余心嚮往之久矣”、“至於板刻之為北宋，確然可信，字畫斬方，神氣肅穆，在宋槧中不多。觀其避諱，若‘炅（缺末筆）’字，尤他刻所罕”。[79]

《傷寒要旨藥方》：“此書為乾道辛卯刻於姑孰郡齋，其為宋板，固無疑義。而卷中惟避‘丸’為‘圓’。”[80]

《普濟方》：“版係宋雕何處認，真珠丸已諱為‘圓’（宋刻方書都諱‘丸’為‘圓’。此書開卷‘真珠圓’是其證）。”[78]

《孫真人千金方》：黃丕烈贊詩中有“嫌名卻避敵（此書遇‘敦’字作‘敵’，避光宗嫌名）”。[75]

其中‘炅’為北宋太宗趙炅（976－983）諱字，‘丸’為北宋欽宗趙桓（1126）諱字，‘敦’為南宋光宗趙惇（1190－1194）諱字。

4. 版式刻工

《傷寒要旨》與宋版《洪氏集驗方》版式、刻工相同，故可依此佐證前者亦為宋本。黃跋云：

此書為乾道辛卯刻於姑孰郡齋，其為宋板固無疑義。而卷中惟避“丸”作“圓”，外此若“驚”、若“玄（缺末筆）”，未有避者，宜外人之疑為明刊也。頃五柳主人從都中寄余宋板《洪氏集驗方》，余開卷見其行款、字樣與此相類，閱後刻之“姑孰”及“乾道庚寅”云云，知一時刊刻，故版式相同。迨出此相證，見每葉記刻工姓名，有黃憲、毛用等人，乃知二書同出二工之手，“庚”、“辛”兩年先後付雕也。[80]

5. 異本對勘

黃丕烈獲抄本後，常將其與刻本對勘，以尋求抄寫之原本。如舊抄本《玄珠密語》跋文載：

一入余手，而本則定其為《道藏》也……丙子中秋校《道藏》本，其通體次序與此正同，更無移易也。[76]

有時他或能糾正別人的錯誤判斷。錢曾抄本《千金方》，曾云是從宋閣本出。黃氏將它與未經宋臣改易之宋刊殘本對勘，發現“鮮有一處符合”。又“以補入宋本之明本參考”，發現“同出一原”，故判定該抄本所據底本為宋臣改易之本，流傳當在宋以後，從宋閣本出已不可信。詳見《孫真人千金方》跋文：

余家舊藏錢述古鈔本，云是從宋閣本出者，已自侈為善本。今得宋刻勘之，鮮有一處符合者。初不解其故，後檢《通考》，知晁所見者，為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陳所見者，為《千金備急要方》三十卷本。其前類例數條，林億等新纂，則知鈔本即從宋閣本出，已是經後人增損原書，故與宋刻原本多所不同也。二本非特文義增減，即藥名、分兩、法制，殊有不合。前人之方，忽經後以意改削，可信不可信乎？矧錢本所據，今以補入宋本之明本參考，同出一原。於明本爛板，鈔本皆缺文。宋閣本所出，益未可信其說矣。惟是《千金方》宋刻，昔人無有見及者，所見止《千金備急要方》。故不得以此為祖本，而於林億等纂例以前之本，反有不信爾…… [75]

黃丕烈判斷版本，常以多種方法合參，或將書目著錄與書中刊刻記載相印證，或以避諱字結合版刻風格進行判斷。他確定所收《傷寒要旨藥方》為宋版，即是從書目著錄、刊刻記載、避諱、刻工四方面進行綜合分析。

四、黃丕烈對醫籍流傳的貢獻

前已論述，黃丕烈至少收藏 17 部宋本醫籍及十餘部金元明刻、舊抄醫籍。他精於版本鑒定，《新雕孫真人千金方》、《傷寒要旨藥方》經他確認為宋本，為世人重視。他對所收醫籍，多進行修補、重裝。如曾以宋紙補齊宋本《史載之方》上方切去之處。又，收得金本《儒門事親》後，“不惜命工重裝，費倍所獲之直，亦弗計也。”後“嘉慶乙亥中秋前八日，命工錢瑞正子伊人重裝”（《玄珠密語》後）。

他對醫籍流傳的貢獻不僅限於藏書護書之事。他還通過校書、刻書等，廣其流傳。

他精於校勘，為清張之洞《書目問答》中所列清三十一位校勘家之一。獲書後，他常廣搜異本，字句勘對，或補其缺，或錄其異。如其跋文載：

余去年得殘宋本《許學士本事方》六卷，而止取時本核之，通體不符，未可鈔補。適與老醫周蘊石談及，渠有舊鈔本，因借以補鈔，雖未必與宋刻全合，然迥勝俗本矣。鈔畢並識。 [78]

他因元本《傷寒明理方》“中多闕失，偶有鈔補，亦復不全，遂動校勘之興”，令長孫以影宋抄本校勘並撰寫校勘記，又命工楷書影宋抄本原文可與刻本參者附之。

他還校勘《洪氏集驗方》《傷寒總病論》兩部宋本醫籍，並將其收錄在《士禮居叢書》中，分別刻印於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）、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以廣流傳。^⑬

他補正《洪氏集驗方》缺字，言之有理：

又洗淨，寸截槌，破□壁，以鹽湯潤透。“□”係蠹蝕處，尚有“系”旁可

審，疑“□”是“縣”字，以意補之。[268]

他校勘《傷寒總病論》，十分審慎。“題宋刻龐安常《傷寒總病論》後”載：

余復借張蒔塘家藏鈔本、薛性天家藏鈔本、顧容安家藏鈔本，雖未知其同出一源與否，而字有異同，悉為標出。可從者，或改正文以就之，未敢信者，或存校語以參之。余友張君訥菴素諳醫理，共相參訂，以定校勘數十條。其任檢閱而草創者，余長孫美鏐之力也。[268]

他又將所藏宋殘本《普濟本事方》借給清代名醫葉天士的後人，供其出版校對之用，並應邀為之作序。“《普濟本事方釋義》序”中云：

昔宋儒許學士著《普濟本事方》十卷，迄今醫家奉為主臬。國朝葉香巖先生為之釋義。許創於前，葉述於後……香巖之書向未刊行，家無藏本，而傳鈔之帙流落人間。故西疇顧君奉為枕中秘。葉氏子孫訪求數十載，渺不可得。西疇身後，葉氏始訪而得之，將繕本付梓。因元本與坊本多有異同，恐無以信今傳後。遂從余家借得宋刻殘本前六卷，及老醫周蘊石家鈔本後四卷，並無名氏舊鈔本十卷。逐一勘對，始知釋義本實係許氏元書，非坊間新刻可及。刊成之日，屬序於余。

序中他還對藏書家與醫家的關係進行了論述：

余曰：予不知醫理也，但有醫書耳。有醫書而可為醫理之助者，余所願也。許書宋刻，世所罕見，余幸有之，以待今日校勘釋義之用。此亦非余為之而效自至者乎？究心醫理之效，通於醫者得之；究心醫書之效，藏其書者得之；豈不相得益彰乎？[274]

黃丕烈自謂“非真好醫書也，好醫書為宋元舊刻”。他收藏醫書，目的是保存其版本價值。但正可謂“有醫書而可為醫理之助者”，許多珍貴醫籍經他發現、收藏，有些幸而流傳至今，為學界所用。

南宋乾道七年（1171）李樞所撰《傷寒要旨》，為探討傷寒方證的學術著作，至清代即為孤本。宋朱端章撰《衛生家寶產科備要》，彙集宋以前產科名家論著及朱氏經驗，為中醫婦科史上的重要著作。宋洪遵輯《洪氏集驗方》收集百餘首經用效驗之方，且紙背為宋淳熙七、八年（1180、1181）檔冊，有特殊的文獻價值。《廣成先生玉函經》題前蜀杜光庭撰，為脈學著作。《十便良方》為宋郭坦撰，收2000餘方，用藥少而精。這5種醫籍現藏於國家圖書館。又，南宋醫家張杲撰醫史專著《醫說》，為我國現存最早載有大量醫史人物傳記的醫籍，現藏於南京圖書館。這些醫籍藏於公藏單位，惠澤讀者。

另外，宋本《新雕孫真人千金方》，為未經宋人校改本之原。黃氏書散出後，該書與《史載之方》《傷寒百證歌》等輾轉歸於清末陸心源家，後被日本人購去，現存於東京靜嘉堂文庫。^⑭

黃丕烈為我們留下了版本鑒定及校勘的寶貴經驗，為醫籍流傳作出了重要貢獻。從他所撰醫籍題跋中，我們不僅能看到他溯古倣宋之趣、版本鑒別之精、護書校書之

勤，還可以瞭解許多今已散佚醫籍的面貌。同時，跋文中附記的購書過程、書中鈐印、藏書家情況等，對我們瞭解該書遞藏源流有重要幫助，值得進一步研究。

注釋：

- ① 梁戰、郭群一編著：《歷代藏書家辭典》，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，393—394頁。
- ② 黃丕烈《黃丕烈書目題跋》，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》六，中華書局，1993年影印本。
- ③ 75—82頁為繆荃孫、章鈺編《菴圃藏書題識》內容，267—274頁為繆荃孫、章鈺編《菴圃刻書題識》內容，301—303頁為王大隆輯《菴圃藏書題識續錄》內容，424—425頁為黃丕烈撰《百宋一廬書錄》內容。
- ④ 《菴圃刻書題識》中未注明卷數，據《求古居宋本書目》（《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》第一冊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（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），2003年影印本），194頁補。
- ⑤ 此書黃丕烈著錄為宋刻本，國家圖書館版本學專家目驗為元刻本，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、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都著錄為“元刻本”，故放入元刻類。
- ⑥ 此書多種目錄著錄為《活幼心書》（如《中國中醫古籍總目》592頁），黃跋中“新”字或有誤。
- ⑦ 葉德輝：《求古居宋本書目敘》，《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》第一冊，186頁。
- ⑧ 黃丕烈：《求古居宋本書目》，《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》第一冊，187—212頁。
- ⑨ 周少川：《黃丕烈對古籍的收藏和整理》，《史學史研究》1989年第4期。
- ⑩ 林億等：《新校備急千金要方序》，唐孫思邈《備急千金要方》，人民衛生出版社，1955年影印本，3頁。
- ⑪ 周少川：《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〉的學術貢獻》，《文獻》1989年第1期。
- ⑫ 黃丕烈：《百宋一廬賦注》，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六·黃丕烈書目題跋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年影印本，402頁。
- ⑬ 姚伯岳：《黃丕烈評傳》，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，216—217頁。
- ⑭ （日）河田羅編：《靜嘉堂秘籍志》卷七，《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》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（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），2003年影印本，374—430頁。

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